

写作应该是孤独的

□顾彬

爱一个女人是思考她的灵魂。满足女人的渴望,对男人来说是最难的,也可能比打胜仗还难。写作跟美人一样,也有自己很特别的秘密。找不到它的秘密,就什么都写不出来。一张纸跟一个女人的身体一样白。一张白纸,一身美。

写作是孤独的,也应该是孤独的。不孤独,就不是好的写作。一张纸,一个人,就够了。爱一个女人也需要孤独,不需要第三者。两个人在一起,女人也许会释放她最深处的秘密。男人看到她眼睛里的秘密后,会变成另外一个人,变成一个真正的人。

做爱与写作有什么区别呢?不少当代作品说得很清楚,作家手中的稿子没有显示什么秘密。作者好像不太知道他面前的白纸的秘密,随便写,随便发,随便拿稿费。他个人的孤独变成别人的,变成纸上的。这孤独不是好的,是害人的,害所有人的。

我主张的是另外一种孤独,是应该追求的孤独,是尼采的,也是马克思的。尼采还没有发疯前,他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他永垂不朽的大作。他只能用自己的钱出版,给不太想读的人看。马克思呢?他太穷,甚至买不起写《资本论》所需要的纸。如果他们跟今天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一样,先要求出名,再要求成功,还要求发财,那么我们今天听不到他们两位的名字。



为了出名、发财,经常有中国当代作家来找我,要求我把他们的书翻译成英文。虽然我的英文不错,但是英文不是我的母语。好的语言跟美人一样,如果你感觉不到她的秘密,你别来。谁都说不今天的一些中国当代作家英文很容易学,不对,好的英文很难!除了China Daily、Global Times外,我在中国看到的英文一般是不太理想的。

有些中国的大学教授也不会英文,从欧洲来看他们就是文盲。我这样说,人家肯定觉得我搞的是一种欧洲主义。那么,当代中国教授、作家们,你们给我看看你的日语。我们这些西方汉学家大部分都学过日语,你们呢?

来找我的不少人要求我把他们“了不起的”作品翻译成英文,他们这样做,是对我

的母语的轻视。这样也说明他们是愚笨的。德语是欧洲人说得最多的语言,德国出版的外国人作品最多。美国呢?美国对国外不太感兴趣,美国人只歌颂他们自己。

最近又来了一位很不懂事的中国当代作家,请我把他的诗集翻译成英文。我帮他的忙,给他找奥地利最好的译者和最好的出版社,今年可以出版他的德文诗集。可他还是不满意,要求把他的诗歌翻译成英文,在美国出版。他不明白中国诗歌的市场不在美国,也不在其他英语国家,而是在德语国家。

因为中国当代作家,我经常感觉孤独。但不是好的孤独,是非常可怜的孤独。他们老希望我了解他们,但是他们不想了解世界。他们总是提要求,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,觉得我们外国人不够重视他们。但是他们理解我们吗?对他们来说,我们才是他们的译者。无论什么书都可以翻译,这是中国的口号;不是谁都能够翻译,这是我的回答。不相信吗?那么,不会外语的中国作家能把国外同行的作品翻译成优秀的中文吗?

爱一个女人不是五分钟的事情,写作也不应该是。中国当代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是quickies。五分钟之内能满足一个女子的要求吗?43天内能够写完500页的长篇吗?可怜的中国女孩子,可怜的中国当代文学!

(本文作者为德国籍汉学家、翻译家)

□王建菲

今天赴美游学已习以为常了,可让孩子们去海峡对岸的台湾修学,研习传统文化,却依旧是稀罕事。作为赴台游学的组织者之一,我一直在思索,台湾真正的吸引力在哪里?学生又能收获什么?

曾有济南一中的一位校领导与我同往台湾后感慨:“台湾最美的不是风景,而是人。”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2014年暑假我在台湾经历的很多事。

2014年暑假,我带着31名来自山东烟台、济宁、潍坊、济南等城市的高中生,在台北中山女高共同聆听年轻作家张辉诚的语文课。

烟台开发区高级中学的安玉行同学说:“我小时候看台湾电视剧,看到演员恭敬谦让,听到演员温柔地说话,还以为是故意这么演的。到了台湾后,才明白电视上演的不都是骗人的。”两岸学生听后哄堂大笑。

台湾:活在传统文化里

台生的温良谦让体现在各个细节,比方说搭电梯,走路时学生们都居右,去洗手间自觉排队;学生们用得最多的口头语是“不好意思”、“麻烦您”、“谢谢您”、“请”,从没听过“靠”、“快走”、“赶紧”、“过来”。

无论是温良恭谦,还是尊师重道,大陆孩子在台湾感受最多的不是惊奇,而是潜移默化的教化。山东孩子本来已经很有礼貌了,可刚到时还是感觉好客气呀,两天后自然融入,用他们自己的话说,这样的表达和沟通很舒服。

其实,这种潜移默化也不难溯源。台湾师生也好,民众也罢,无论在社会上、校园里、生活中,都让我感受到活在当下中国的传统文化里。这或许就是文化的力量吧。

后来我请教台湾同胞,是如何让骑摩托车的人全部戴安全帽,而且停放如此整齐的?是如何做到垃圾分类如此到位,而且垃圾不落地的?一位老者告诉我,台湾十年前也面临同大陆相同的问题,后来使用严苛的惩罚制度起到一定的效果,但让人们真正感受到遵守规则好处的,还是文化。

2014年,我有幸两次拜访余光中先生。第一次听到余光中先生讲起台湾“抢救国文”的活动,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大陆的国学热。十年前,台湾教育部门减少国学课程,以余光中先生为首的关心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拨人,如作家张晓风、高中国文教师段心仪、张辉诚等,还有百所高中国文教学研究会联署,共同发起了抢救国文教育联盟。其实,台湾有识之士不是在抢救简单的国文,而是以国文教育为载体的传统文化。

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先生对于两岸学生的交流这样说道:“希望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学创作交流活动给同学们留下的,不仅是一次难得的旅行经历和文学素养的提升,更是一次海峡两岸孩子们相互学习交流,增进民族认同、文化认同的重要人生经历。”

在今天两岸民间交流仍停留在网络与外界传播时,朴实认真地面对面交流,或许会让彼此之间感受到共同文化带来的亲切与启发。台湾,这个让许多人魂牵梦绕的宝岛,小小的,旧旧的,远远的,近近的,如同高山茶一样柔柔的,淡淡的,静静的,但它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却日益吸引着来自大陆的孩子与家长。

其实,文化这种东西不需要坐而论道。只需要有一天,两岸学生坐在一起,品一壶茶,唠唠家常,便足够了。

(王建菲为容德两岸教育文化研究院负责人,本文由本报记者张榕博采访整理)

去他的“大师”!

□周东升

这里所说的“钻家”,是指那些打着文化的旗号善于投机钻营的家伙;这里所说的“大师”,是指那些道貌岸然,梦寐以求却又假惺惺装着被动地冠以“大师”帽子的所谓“大家”、“高人”。“钻家”是蛹,“大师”为蝶,化蛹为蝶,“钻家”摇身一变,就成了“大师”。

君不见,当下的所谓“大师”,简直比大街上的宠物狗还多。什么“国学大师”,“国画大师”,“书法大师”,“文学大师”,“学术大师”,“武术大师”,“养生大师”……“大师”满天飞,学者赶场忙。于是,有人被蒙蔽,鼓噪道:“现在是大师频出的时代!”

事实上,透过这虚火撩人的假象向深处看,不难发现,从这些人追逐“大师”帽子的心态和做法上,就已经注定他们成不了大师!有的人喝过的茶水还不如王羲之一年用掉的墨水多,就妄称“书法大师”;有的人见过的山还不如倪雲林一个月画的山水多,就自诩“国画大师”;有的人掌握的词汇还不如曹雪芹笔尖漏掉的词汇多,就吹嘘“文学大师”。为了得到那些令人艳羡的头衔,他们不惜下蹄下跳,拉关系找门路,送金钱拉皮条,趋炎附势巴结逢迎,甚至攀附名门忘了祖宗。这些人唯独没有精力和时间做学问,唯独没有反省和拷问自己的灵魂——真正的大师是这样不知羞耻,欺世盗名的吗?



正是由于这些“钻家”内在的空虚和浮躁,所以才迫不及待地弄些有名无实的头衔来支撑门面,以便为他们的招摇撞骗捞取些资本。而一旦得到了那些名不副实的头衔,他们就满嘴跑火车,到处卖“学问”,上电视,开讲座,当评委,

四处显摆,唯恐“天下谁人不识君”。而实际上呢,他们不过是学风败坏的传统文践踏者。因此,指望这些所谓的“大师”来继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,无异于痴人说梦、自欺欺人。

近几年倒下的所谓大师

还少吗?多少“大师”的画皮被撕下?还有多少“大师”继续装神弄鬼?真正的大师是不会热衷于整日抛头露面,到处指手画脚的。他们远离尘嚣,六根清净,或遁迹于山野,或寓居于斗室,或孤傲不羁,或蔑视权贵,潜心修炼,终成大师。时常,面对着倪瓒的《渔庄秋霁图》、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、朱耷的《孤禽图》,手捧着庄子的《逍遥游》、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、钱钟书的《围城》,我如醉如痴,思绪飞扬。或悲或喜,或哀或怨,或真或幻,都寄情于这黑白分明、物我两忘的山水世界间,淡泊于那超然物外、闲适悠然的大彻大悟中。那凝练的笔法,那深邃的意境,如今谁能比?黄公望为了“搜尽奇峰打草稿”,据说历经七年,踏遍江南的山山水水,终成妙笔《富春山居图》;倪瓒看破红尘,舍弃万贯家产,独居于深山旷野中,所以他的树石才跃动着只可意会的灵性。而今天的我们,面对名利的诱惑,还能有这种气定神闲的心境吗?

古代的大师,就像一个个坚持用绿色天然肥料精耕细作的农夫,他们抛却尘世的诱惑,专心于每一株庄稼的长势,注重的是产品的品质和营养价值;而如今的某些“大师”,就像一家善于弄虚作假的黑心作坊,他们迎合市场的热销,揣摩的是大众的心理,追求的是暴利的获取和上镜率。

在此,我们可以不屑地断喝一声:“‘大师’,请走开!”